

王緇塵撰

諸葛忠武侯評傳

世界書局印行

忠武侯像



諸葛忠武侯評傳

王緇塵撰



一
凡一民族，必有一優越之特質，然後纔能爭生存世界，否則在太古鄰國相望，不相往來之時代，尙得度其悠遊之歲月，及至與其他強大之民族相遇，勢必歸於自然淘汰之境域，此生物之公例，自古迄今，未有能違避者也。故如美洲之紅種，澳洲之土人，在數百年前，何嘗不芸芸總總，盛極一時，而今則何如矣！

竊思我中華民族，初則不過繁殖於黃河流域，而東則有淮徐諸夷，南則有荆苗等蠻，西有戎狄，北有獯狁，當時我民族四面受敵圍攻，岌岌不可終日，而我民族卒能應付拒逐，或使之同化於我，合而爲一，以迄於今，尙巍然爲世界唯一之大民族者，此無他，卽有一優越之特質故耳！夫此特質，散之則在各公匿，而合之則在拓都，此亦社會學之公例，無可非議者也。

此特質之散在公匿者，無論多寡，每個公匿體中，總佔有若干之成份，其成份多者，則其人之智識也特高，道德亦特厚，遂爲此民族之代表，又

遂爲此民族之羣衆，所信仰，所崇奉，傳之百世而靡有止境，而此民族亦益以繁殖而昌盛，此自然之理也。

此代表之所以受人信仰，受人崇奉者，即由上所述優越之特質，佔其多數之成份之故。吾人今欲將此特質之代表，錫以一名，是卽一般人所稱之『人格』二字是已。

具此人格之人，其蓄於內者，爲智識與道德，其見於外者，則爲政治與武功，而流傳於後世者，則藉文字。故文字最要之因素，卽記載此人格者之歷史也。此歷史之效用，所以爲不可沒也。

吾讀中國數千年歷史，在秦以前，足以代表我民族者爲孔子，而秦以後，則爲諸葛孔明而已。是二人者，於中庸所稱之智、仁、勇之三達德，皆完全無闕，而又皆生於衰亂之世，棲棲皇皇，不會一日得其寧息，且復不得見樹事功於當世，而千載以下之人，讀二人之言行，想望其人格，總無不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焉。此吾讀孔明遺書而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也。

孔子人格之全部，具載於論語發揮贊揚之者，則有七十子後學，以及子思、孟軻、荀卿、揚雄、韓愈，並其他經師大儒之文字。至濂洛關閩出，復以

論孟學庸，定爲功令必讀之書，故孔子之人格，凡略識之無者，類能知之。至孔明之人格，人之知之者，僅憑民間流行之三國演義，且三虛七實，不可盡信。其所記者，又多屬於機智巧取之末，於其堂堂之人格，不及十分之四三。至陳壽之三國志，則讀者既渺，而復語焉不詳。今幸有孔明三十六世孫諸葛羲基所纂輯之諸葛忠武侯集二十二卷，於孔明之平生行事，以及片言隻字，無不網羅於其中，由是而孔明全部之人格，遂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與孔子足以後先相輝映，而爲我整個民族之代表者，亦於是乎在！惟原書頗繁，讀者未必卽能見其精要，不佞於孔明，既爲生平所信仰之人，今獲此書，遂遍求其結晶之所在，故特述此一編，以爲讀是集者之先導，卽不讀全集，而僅讀是編，於孔明人格之聲聲大端，亦已無不騰躍於心腦間矣！此實不佞區區之微意焉。

二

夫吾所謂孔明人格，足與孔子後先相輝映者何也？蓋因其所具智仁勇之三德同，以故律已處世，亦無不同也。孔子曰：『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。』此聖哲之進退，大抵然也。夫聖哲者，以憂天憫人，視民之饑溺，猶己之饑溺爲懷抱者也。所以『以道易天下』者，此物此志耳。而孟子亦曰：『窮

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；』卽『用行』『捨藏』意耳。故世不我用，惟有『獨善其身』而已。孔子欲以其道易天下，故孜孜矻矻，奔波勞碌，數十年置身於道途之間，雖屢受困厄而無怨悔，晨門語子路曰：『是知其不可而爲之歟！』而孔明之對後主自白曰：『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。』二者相較，有以異乎！無以異乎！此孔明與孔子相同者一也。

孔子又曰：『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，』亦卽『用行捨藏』之意。惟在孔子己身，本思行義以達其道者，而孔明在未出茅廬之時，正隱居以求志者也。其所以有異於行義以達道者，則孔子之奔波列國，冀於諸侯中一遇其人耳。而孔明則處於統一之漢代，勢不能如孔子遍于各國之君，加以漢末政治之黑暗，真如歐陽永叔所謂『天地晦，賢人隱』之時，聖哲處此，除遯跡山林之外，實無他道，故孔明於出師表，亦坦白自述曰：『苟全性命於亂世』也。吾讀資治通鑑至漢靈帝時鉤黨之禍，實十倍於暴秦之坑殺儒士，而司馬溫公亦論之曰：

天下有道，君子揚於王庭，以正小人之罪，而莫敢不服；天下無道，君子囊括不言，以避小人之禍，而猶或不免。黨人生昏亂之世，不在其

位，四海橫流，而欲以口舌救之，臧否人物，激濁揚清，撩虺蛇之頭，踐虎狼之尾，以至身被淫刑，禍及朋友，士類殲滅，而國隨以亡，不亦悲乎！夫惟郭泰，『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』，申屠蟠，『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』，『卓乎其不可拔已！』

今按孔明生於靈帝光和四年，正昏亂黑闇達於極點之時，避小人之禍，猶或不免者也。夫以郭泰申屠蟠之行誼，雖均有一節足取，然以全體的智德而論，不及孔明遠甚。郭等尙能見機而保身，况孔明之人格，高出郭等十倍者乎？孔子曰：『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』。孔明處此，自非隱遯不可矣。此孔明與孔子相同者二也。

春秋時齊魯夾谷之會，孔子挺身其間，折齊君而返魯侵地，孔明當玄德長坂兵敗之後，挺身使吳，卒使孫權與玄德合作，協力拒曹，遂以啓蜀漢帝業之基，二人之膽識毅略，均有非尋常人士之所能及者焉。此孔明與孔子相在者三也。

孔子攝相而首誅少正卯，孔明治蜀，亦先之以嚴刑。惟孔子因魯大治，而魯君臣受齊人之間，不問政事，不致腦胪，而孔子行。孔明治蜀，所事之君，皆非鄰國所能間，此遇之微異，而人格則無二也。且當時鄰國，亦非極

無間言者。如魏之王朗、陳羣、許芝、諸葛璋，且遺書孔明，陳天命人事，欲使舉國稱藩，以遂其奸計也。而孔明則置之不報，乃作正議以昭告於天下，是卽代玄德以伸大義者也。子路之稱孔子也，曰：『不仕無義，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。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！欲潔其身而亂大倫！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；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！』此所云之大倫，亦卽孔明正議所斥篡竊之賊耳！此孔明與孔子相同者四也。

孟子曰：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』蓋一民族於數百年或千年中，必有一二出類拔萃人格完備之魁傑，出於其間，以爲全民族之代表，而爲維繫此民族人格之棟柱，而使此民族之公匪羣焉信仰之，崇奉之，復各各倣效之，以使此民族爭存立於世界，而不爲天演所淘汰者。嗚呼！如斯人者，其可少乎哉！嗚呼！今日者，吾人處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，所值之敵，其強悍復百倍於蜀漢時之所遇，非得如孔明之智德兼備，矢其百折不回之勇氣，盡其死而後已之精神，蔑有濟矣！然則吾此編之述，與夫是集之印行，其又烏可以已乎哉！

三

昔人評論孔明，其數甚多，而自以著三國志者之陳壽爲最早，且亦最

確。壽於他人，無不含有微辭，獨於孔明，則語無閒然。其於傳後評曰：

諸葛亮之爲相國也，撫百姓，示儀範，約官職，從權制，開誠心，布公道，盡忠益時者，雖讎必賞；犯法怠慢者，雖親必罰；服罪輸情者，雖重必釋；游辭巧飾者，雖輕必戮；善無微而不賞，惡無纖而不貶；庶事精練，物理其本，循名責實，虛僞不齒，終於邦域之內，咸畏而愛之！刑政雖峻，而無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。可謂識治之良才，管蕭之亞匹矣！

如上所論，則壽於孔明，可謂敬服之至，而後人猶以爲壽對孔明有不滿者，何耶？至孔明之智德，固在管蕭之上，惟因其平時會自比管樂，故壽亦以管蕭云爾！杜子美詩云：『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』亦以孔明實在蕭曹之上也。然壽之言，尙未盡於上之所述者，故其評又曰：

雖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無以遠譬也。孟軻有言：『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；以生道殺人，雖死不忿。』信矣！

此其推崇爲何如耶？而於論文字一節，復以孔明與臯陶、周公相比，然則壽視孔明，固已上智大哲矣。至論孔明之才智，則又曰：

一及備歿後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，內平南越，

立法施教，整理戎旅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科教嚴明，賞罰必信，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，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，風化肅然也。一

如此推崇，尙有絲毫不滿者耶？夫孔明治蜀之政績，一般人多能言之，至「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道不拾遺，強不侵弱」，豈非卽儒家之人格感化羣衆，否則曷能臻此地步乎！使堯舜孔子當之，尙有高於如此之成績乎！又如習鑿齒之評曰：

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，沒齒而無怨言，聖人以爲難，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，李嚴致死，豈徒無怨言而已哉！……况大人君子，懷樂生之心，流矜恕之德，法行於不可不用，刑加乎自犯之罪，爵之而非私，誅之而不怒，天下有不服者乎！

習氏此言，明明以孔明勝於管仲矣！孔明之自比管樂，蓋其謙遜之態度，亦有使人不可及，而油然而生其敬愛之心焉！至宋儒出，乃悍然言「三代以後無完人」，「智識淺薄，而肆其強橫之武斷，則不惟可哂，且亦可憫」，然於孔明，亦未敢加以極端之非議者。善乎王弼州之言曰：

儒至宋而衰矣！彼其睥睨三代之後，以末世無一可者，而不能不心

折孔明。孔明則自比於管樂，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，何以故？宋儒之所得，淺而孔明之所得，深也。宋人以名舍之，是故小遇遼，小不振；大遇金，大不振。孔明以實取之，是故以蕞爾之蜀，與強魏角，而恆踞其上。

卽弇州此論而觀，彼宋人者，豈足以知孔明？又安可以妄擬孔明哉？夫以蕞爾之蜀，與強魏角，而恆踞其上者，事實也。以與稱臣稱姪，偷安於小朝廷，苟延其殘喘，豈可同日而言之哉！此孔明之卓絕千古，非其他儒生所能望其肩背者也。

世人對於玄德託孤遺命，『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』之言，多置疑論；以爲玄德既深知孔明，不應爲此反激之言，否則實生亂階。又幸而孔明無取而自爲之心，而後主亦能始終一心，信任賢相，使易他人，則君臣之間，嫌隙叢生，復安能立國而討賊云云；此亦似是而非之言也。關於此節，吾以爲惟袁了凡之說，最爲允適，而深悉乎二人之心。其言曰：

彼憑几之遺命，涕泣之披對，豈猶有不盡諒者耶！蓋先主惟知祖讎之當復，而不復知有其子；孔明惟知君嗣之當輔，而不復知有其躬。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；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，晚近何足以

知之！

袁氏此言，入於腐儒之耳，又必驚駭，以爲河漢矣！不知堯舜伊周，亦一圓顙方趾，與吾儕同類之人耳！豈彼有是而我必無是，彼能是而我必不能者哉！至做屣尊位，不以國土爲私產者，凡智識高超，截透世故者，多能及此，非獨堯舜而已也。觀夫劉宋順帝，朱明莊烈帝，『願生生世世毋生帝王家』之語，有識之君子，可以恍然而悟矣！彼小儒者，囿於世俗之成見，遂以爲堯舜伊周爲三代以上之人物，三代以後，必不能有者，則袁了凡之言，已足以破此惑而有餘矣！至孔明之不願爲曹操、司馬懿，而無愧於伊尹、周公者，吾人今日，可勿贅論，惟觀孔明致李嚴書，可以見其一斑矣！其書曰：

吾與足下相知久矣！可不復相解！足下方誨以光國，戒之以勿拘之道，是以未得默已。吾本東方下士，誤用於先帝，位極人臣，祿賜百億，今討賊未效，知己未答，而方寵齊晉，坐自貴大，非其義也。若滅魏，斬獻帝，還故居，與諸子並升，雖十命可受，况於九耶！

觀上所答，豈非磊磊落落，真大丈夫之言哉！使石勒讀此，亦必低首下心，而不致復有他語矣！夫爲人者，彼自彼，我自我，固不必對於古人，亦步亦

趨，蹈其軌轍，而始自命爲聖賢也。孔明人格之非尋常儒生所能及，所能曉，卽此亦其一端已。本集載：

桓宣武溫征蜀，猶見武侯時小吏，年百餘歲，桓問『諸葛丞相，今誰與比？』意頗欲自矜，答云：『諸葛公在時，亦不覺異，自葛公歿後，不見其比。』

嗚呼！此小吏之言，真可謂百鍊之金，火候純熟，而出於自然，豈有所思索而爲之！乃吾人對此，則雖欲增減其一字而不可得也。蓋吾嘗見夫耳食書史之徒，以爲古之某也，某也，等諸神人，惟可望而不可遇者，實則無論如何之大聖大賢，英雄豪傑，苟與吾人並立於世，亦惟『不覺異』三字而已矣！而此『不覺異』之精神，卽吾前此所舉億兆公匿之代表，以之爭存立於天演，而留貽後世，以爲百代羣衆所師法者也。彼淺見者，不知此義，遂從而異之耳！否則所謂聖賢豪傑者，豈魔鬼乎哉！卽吾人細讀全部論語，會遇一奇異之言行乎？是故平易近情也，中庸之道也，卽此而已矣！

四

孔明之教人治學，皆學禮焉而已。蓋學禮，卽學『爲人』也。卽如孔子

屢稱顏淵爲好學，而顏淵則列於德行之首，北外別無表見，卽此可見孔子之語學，卽學爲人。禮記文王世子篇曰：「學爲君臣焉！學爲父子焉！」亦卽此意。至於誦詩讀書，在孔子時則謂之「文學」。論語記「子曰：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」是其證矣。及孔子沒，七子諸後學，以崇奉孔子故，乃以誦讀孔子編述之典籍者，卽謂之學，於是而行與學，始稍分爲二矣！此學之一變也。

秦火以後，漢人詔求遺書，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途，於是所謂學者，羣趨於六藝之鑽研，通一藝者，卽謂之爲學矣！西漢時最著名之經師大儒，曰董仲舒，曰劉向，然究其所至，所謂「會通天人之際」者，特不過肆口言災異而已。後董則因巫蠱事並災異而不敢言，劉則乃類於方士輩之化黃金。準是以觀，西漢儒者之陋，可以概見，此學之又一變也。

王莽興而劉歆之古文經，遂大顯於世。莽雖不旋踵而誅，而古文則東漢二百年之經師，均奉爲至尊無上之典籍。清代學者所奉之許叔重、鄭康成，卽東漢二百年之經師大儒也。然其蔽也，則訓釋一字，至累千萬言，而破碎支離之流弊，遂造乎其極，此學之又一變也。

此外另有一派，則專以文詞爲學，倡始之者，亦爲莽大夫之揚雄氏。蓋

周秦漢初之文，或說理，或敘事，或言情，皆直抒胸臆，所謂如行雲流水，實爲天地間之至文。妙文無逾於此焉！至揚雄出，於是摹擬古人作品而爲文，乃作太玄以擬周易，作法言以擬論語，諸賦則擬相如，解嘲則擬客難，綜雄之文，殆無一不摹擬前人者，是則於誦詩讀書，鑽研六藝之文學以外，又另出一『以文爲學』之學焉！踵其流者，則班固、張衡輩，莫不兢兢焉，惟知以此爲學，此學之又一變也。

綜上四變，於是而所謂學者，除從事於故紙堆中，討生活外，而對於修身治國之真學，無復有過問者矣！風氣既成，雖有賢哲，不免爲其所囿，吾人歷觀前代之史實，蓋莫不然也。詎知孔明乃獨不然，傳稱『亮與石廣、徐元直、孟公威等遊學，三人務於精熟，而亮獨觀大略，常抱膝謂三人曰：「卿三人仕進，可至刺史郡守。」三人問其所至，亮但笑而不言。』嗚呼！此其爲學，豈如經生、文士之所爲哉！以故司馬徽之語劉玄德曰：『儒生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，在乎俊傑。』而孔明則徽所稱之『伏龍』也。若徽者，號爲水鏡，實豈但知人，蓋亦深知爲學之道矣！

蓋尋章摘句，正雕蟲之小技，而穿鑿附會，亦不過爲經籍之蠹魚，若夫大人君子之爲學，在吸收古人之精華，以供我之運用，此獨觀大略所以

異於世所稱之經師儒生也已！

原夫學之所以爲學者，以學之而可以施之於用也。不能施之於用，徒於故紙堆中討生活，則牀上疊牀，屋上架屋，不惟無益於己身，使此著述而流行，反以耗後學之光陰與腦力，此大人君子之所勿爲也。且學者非一端也，舉凡與人生日用有關係者，莫不宜學，此聖哲勸學之本意也。歷代以來之學士，不失此意者，亦惟孔明一人而已。傳記「亮性長於巧思，損益連弩，木牛流馬，皆出其意。推演兵法，作八陣圖，咸得其要。」若此者，真可謂學而即可施之於用者矣！古之大哲，如墨子之遇公輸般，公輸般九設攻具，墨子九拒之；公輸般之攻械盡，而墨子之守圉有餘，且因此而救垂亡之宋國，是非大人君子之所謂學者哉！迨宋儒以此應用之學，斥之曰「奇技淫巧」，盲從者以空談心性爲釣名之捷徑，於是而實用之學，遂衰絕而無人道及，乃至今日遇西人之機器，而我遂事事落後，毋亦孔明之學，舉世無人傳習之之所致耶！

且不特此也。禮樂刑政，皆爲治之具，而亦學者應知之分內事也。東漢鄭玄，經學所以爲後世推重者，以漢魏六朝凡遇大典大禮，皆須折衷於鄭君之禮注以措之行事焉爾！而孔明對於禮學，亦未嘗或後於鄭君。傳